





新刊性理大全第三十九卷

諸儒一

周子

按宋鑑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道州人輔成之子累官至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釋物為已務尋因疾求知南康軍為學不山師傳默契道體所著有通書太極圖說卒追封道國公謚曰元從祀孔子廟廷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

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

菲於奉身而燕及嫗嫗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集覽

按宋鑑周敦頤通判虔州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嫗嫗守趙林熟視其所為執其守曰今而

後乃知周茂叔也注嫗渠營切無弟兄也嫗鄰溪切寡婦也

以歸

程子曰自爾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

窺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舛

周子



善形容有  
道者  
氣象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

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官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集覽**

程大中按宋鑑程均字大中河南人羽之

曾孫仁宗朝以祖蔭補黃皮尉令行禁止神宗朝知磁州慈恕剛斷民皆懷德熙寧法行為守令者奉命惟後均獨抗議指其不便累官至大○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中大夫

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客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

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為源於蓮

峯下紫清緝契下合於溢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為之號

○濂溪清和季通云其學精慈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平壯

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慕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

想矣

**集覽**

按宋鑑孔文仲字經甫臨江人廷之子性狷直學問傳治嘉佑間舉進士再遷台州推官熙寧初范鎮

以制舉薦極論新法之害為王安石所黜哲宗初再遷以左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同知貢舉○周子看得這

理孰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

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

大數自是細碎○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

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今人多疑

濂溪出於希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



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  
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定  
怪程大中獨知之曰然又道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  
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之多曰當時既  
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  
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  
以馳騫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  
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  
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  
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  
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

明而規模亦宏遠矣○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

受之統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

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贊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

湮補註熊氏曰道者日用常行之理自孟子沒不得其傳聖人之

不有先覺孰開我人補註熊氏曰不有周子先如此理

圖不盡意補註熊氏曰書易補之書而書不足以盡周子之意○書即通

書易大傳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朱子曰言不足以盡意故立象

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繫辭以盡言又曰太極具天地萬物之

理周子為圖像又曰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解

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又曰通書乃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

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為之哉是則所謂書不盡言圖

不盡意者乃所以著圖書之相為表裏而言意之無盡也與風  
月無邊庭草交翠補註熊氏曰胸懷洒落猶光風霽月浩無邊岸  
象豈圖書所能盡哉○按黃太史云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  
如光風霽月又明道云周茂叔察前章不除問云與自家意思一



般贊辭引此所以形容有道者之氣象若云豈圖書所能盡其意  
圖書具天地萬物之理斯言蓋非味子意也上文圖書不足以盡  
周子之言亦此意同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

不知為南安獄緣日惟陳大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誇此方是

朴實頭下工夫底人集覽按宋鑑周敦頤康定間為南安軍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運使欲深

治之數頤爭不能直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知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運使感悟囚賴以活○自孟子

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

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

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

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全其圖

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

孔孟之意復明

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

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

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嘆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

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而人

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

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

所出孔孟之意予以復明○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寔自得於其心

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

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為者故其所

養內克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涖官所至如春風和氣

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

生理大全卷之九



○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道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沒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

易道  
發明

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和爲圖筆爲書然後百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子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言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天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奎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蹟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



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  
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  
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成於宋朝而超出乎  
百代功用所關誠為不小

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傅匪由知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  
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絀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  
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需齊之耶故尺祭前聖之所未發覺斯  
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亦  
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詭功用豈不偉哉

程子

按宋鑑程顯字伯淳其先世居中山曾祖而下墜河  
南遂為洛陽人父晦神宗朝大中大夫顯生而秀爽  
舉進士歷鄆上元主簿晉城令專尚德化熙寧初為  
史裏行論新法不合去後又知扶溝縣坐獄逸因責監

汝州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命至而卒顯以  
道學鳴世稱明道先生後諡純公封河南伯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  
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  
色其接人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  
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  
以形容其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  
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  
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  
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及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  
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  
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

既然  
有求  
道之  
志



以興起斯文為已任

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辯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恕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

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干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淺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尚索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人



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友  
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龜山  
楊氏曰固是

上蔡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學者須是  
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鄆縣作簿時詩云雲淡風輕近  
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仲  
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飲又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  
牕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明道門擺  
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集覽  
鄆縣按一統志鄆縣本漢所置今因之屬西安府

先生  
真學  
著之  
師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知自得去聖人十有餘載發其關鍵直觀堂  
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  
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德性克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  
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河南朱氏曰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  
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特載山川之融結  
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  
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  
學濟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  
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自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



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與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集覽斥堠曰斥度也堠望也所以望烽燧也示兒編曰斥堠謂檢行險阻同候盜賊三國時烽燧一夕五千里是也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怒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

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

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

溫公其意有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

放過一步集覽呂申公按宋鑑呂公著壽州人夷簡之子幼嗜學至忘寢食夷簡繩之曰他日必為公輔寓居洛陽

舉進士累官御史中丞元祐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即與溫公同心輔政進司空卒贈中國公諡正獻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為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及明道曰不可欲常

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

萬物自得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

知自得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欲常  
見造  
物生  
意  
欲觀  
萬物  
自得  
意

性理大全卷之九



陳恬贊曰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為  
而化民靡有爭揖讓乎野移之事君謹言忠諫奸邪之言感動歎  
歎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温温  
如冬之印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鈎深窮微該世之務賢  
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  
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為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  
道覺斯民矣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明道說底話恁地動彈流  
轉○贊先生像曰楊休山如玉色金聲補註熊氏曰楊與陽同休  
與虛同言氣之充實  
如陽氣之虛物貌之端嚴如山之屹立色之温栗如玉色之不變  
聲之洪暢如金聲之不絕○楊休山立玉色見禮記玉藻篇金聲  
見孟子休與煦固言其和氣接人如陽和之煦物也山立謂其立  
容儼然如山嶽之鎮重也玉色言其色容之盛如良玉温潤而栗

然也金聲謂其詞氣之出如金聲扣之以大則大鳴元氣之會渾  
扣之以小則小鳴也此二句內涵陰陽動靜之德

然笑成補註熊氏曰是皆天地真元之氣會合而生  
德性渾全出於天成不假人力之為也瑞日祥雲和

風却雨補註熊氏曰人之仰其德者如瑞日祥雲之  
間見被其德者如和風甘雨之著物也龍德正中厥

施斯普補註熊氏曰龍乾之象九二中正之位聖人具陽剛中正  
之德而在下位使得其位以行其道則此德所施極天下矣○易

本義云正中者不潛而未躍之時也易傳云見於地上德化及物  
其施已普也又行狀云先生克養有素其接物如陽春之温其入  
人如時雨之潤其教人循循有序其為政道之以禮動之而不  
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又曰先生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  
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孟子  
之後一人而已是則先生之德匪獨  
施於當時抑且普及天下後世也

程子

按宋鑑程頤字正叔少有高識非禮不動仁宗時上  
疏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大臣屢薦不起哲宗  
初詔授西京國子教授力辭召見召崇政殿說書文彦  
博稱為真侍講後入元祐黨籍頤與兄顥倡明道學出  
其門者最多世稱伊川先生後謚  
正公封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  
聖世  
之逸  
民  
程頤  
聖代  
之真  
儒

司馬光曰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為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其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公著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繩

王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

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

功深靜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集覽王巖叟

叟字彥霖清平人為監察御史上疏極陳時弊遷左司諫時李定不特所生父母服巖叟論其不孝後論章惇罪惡坐貶未幾入為

起居舍人累遷至端明殿學士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

不敢讓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而已觀正叔所

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

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

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邵氏伯溫曰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

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集覽漢世一統志漢江源出隴

西番冢山由漢中府流經鄖

縣州光化縣至襄陽府城北又東南經宜城抵安陸州至大別山入於江其水因地而名曰濑曰沔曰漢曰滄浪蓋總名為漢別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間以

先生  
心存  
誠敬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間以



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胡安國言於朝曰程頤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

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

夫爭相淬勵而其間志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

洶深誚其徒而乃上及於頤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

萬世無非中庸然中庸之義不明又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

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應事接

物本末上下析為傳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其至論

也然孔子孟之道不二又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

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

聖人之道垂訓萬世

三季宜師

伊川深職聖賢氣象

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子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職聖賢氣象如曰孔子

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

安能別白如此

朱子曰先生游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

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起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隣齋首

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

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意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

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

其學不似孟子○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



先王之道為可必行不徂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  
如三代之世何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  
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  
聖人底是確然恁地○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  
先生不以為然也因坐復歎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其獨恨  
當時提撕也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  
之皆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  
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問伊川臨  
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令印用伊川開印曰說要用便不是此  
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閱理不精  
正坐讀書大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

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决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

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

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

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

原能及是耶○替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補註熊氏曰規

度之器盡其所以為方圓平直之理者也胡安國言於朝曰伊川

脩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司馬溫公亦曰伊川道德純

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合允矣君子展

也大成補註熊氏曰信矣此君子之人誠然集大成之美○此二

誠哉其為布帛之文菽粟之味補註熊氏曰文章見於世猶布帛

不可闕意味之根於理猶菽粟然雖無膏粱之珍實民食之不可



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朱子亦曰先生之學以大學論孟中庸為標指而達於文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意正心脩身而自家知德者希孰而國以及於天下此即所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也

**識其貴補註**

熊氏曰知此德者少孰知其為可貴耶。知德者鮮已者非已自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熊氏曰此篇贊誄伊川氣象端嚴之態履道立言之正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以下總論二程。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伊川可如顏子欲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榮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嵩山晁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使見

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而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

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

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

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曰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

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

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



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先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

處極高集覽按宋鑑辨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以行義著

五峰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

二程功比孔孟

關楊墨

馮氏忠恕曰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願不及家地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

近也集覽按一統志漢州本唐所置今因之屬成都府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

明道伊川造德各異

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有家而國以及

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

繫孰為輕重所施孰為短長常有能辯之者○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

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

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此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

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



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濂溪在當時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或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有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你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久而咀嚙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又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

之言乍見未好又看方好故非又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意語親切。明道所見甚後備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其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在列亦不曾看曰後來須著着不看無緣知他道理。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一二二三時仁是時游山許多詩甚好。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

明道  
可此  
顯字



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先生首肯○或謂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公耳曰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

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問學於明道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若不用力恐於伊川無向傍處明道却有悟人處○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象者也今之想象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象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并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某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



自信其必然也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始嘗受學于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

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餘憾矣○讀諸

先生之書惟學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

○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及復讀之

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

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

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真難讀也

張子

按宋鑑張載字子厚郡人舉進士為祁州司法歷滑州倉判召為崇文殿校書同如太常禮院為人志氣

不群初喜談兵及釋老書及而求之六經既見二程子盡棄異學而學焉神宗立詔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

與執政不合告歸居橫渠危坐一室潛心精思教人以禮關西之士翕然宗之所著有東銘西銘正蒙擴聖賢

所未發卒謚曰明淳祐少封郟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其接人治作

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

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

曰子厚之為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弘舒泰不

有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

之可見也○其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子厚之氣似明道○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有極力若心之象

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攷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效

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

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

二程  
充養  
之至



他日自當條暢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即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為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延將大有為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群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韜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受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

儒者自有名教

嘉祐

廿七

學必如聖人而後已

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其學淳如也間起從任日益又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東進之學宮異日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信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而已以感人人未之信及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



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疾今按移文稱病為是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勉今之

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

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或論橫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

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

至論易次日撤却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

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二程  
深明  
易道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格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

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

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更有多

少病良父曰人便是被一箇氣管局定變得此子了又有些子變

得此子又更有此子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

箇某自驗見不會熟不是學箇某又學箇安○橫渠云吾學既得

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着來理

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

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自有下落底臨事尚脚忙手亂況不

曾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

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



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問橫渠之教以禮爲先其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嘗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更容改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爲難其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踈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入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有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程張之間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

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凶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實是可畏○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者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初得牆室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揚之門倒塌子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



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替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補

註熊氏曰先生初善孫臏吳起用兵之法後來盡棄佛氏老子虛

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其學博如也精思力踐妙

契疾書補註熊氏曰精思以通其微力踐以造其極中夜妙合於

少禮為先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言頑之訓示我廣居

補註熊氏曰西銘之書初各訂頑無非示我以仁義之大而可以

示人至為深切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

無餘矣○此篇皆詳橫渠力學精思之功入道進德之勇集覽

早悅孫臏按史記孫武齊人注見五十七卷吳起衛人嘗學於魯

子好用兵為魯將破齊復為魏將擊秦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

起曰美哉山河之固起曰在德不在險武侯善之為西河守大振

聲名既而見疑適楚悼王聞其賢以為相於是無養士卒平越取

陳却晉伐秦

諸侯畏之

先生  
有道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學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

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是先生

以道印任之意

邵子

按宋鑑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雍遊河南弄其親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及不爐夏不扇夜不就

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

遷可也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登萊晉父之而歸曰道其在是

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時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

高遠謂先生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

...



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謂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設防矜正而不諒通而不汗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其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惟喜尊養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流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

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既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

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補註宋史列傳之才字挺之受易于穆脩脩攝其城令聞即雍好李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而雍深噴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者矣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

古之象鍊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

也集覽始學於百源按一統志即雍其先范人勿隨父吉徙其城宋天聖中吉登蘇門山鎮謂雍曰君聞孫登之為人乎吾所尚也遂下隱十山下雍廬百源之上布裘疏食○堯夫於物理躬屨以養父受學李之才覃思於易後徙居洛陽

○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

通八達也○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此事便與堯舜

三代一舛此等語自孟予後無人曾敢如此語來直是無端又如

言須信畫前言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入道

內聖外王之道  
李中樓閣

生聖人... 卷之三



來○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  
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蒲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其有  
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  
又得詩云聖人喫緊此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  
何必如此○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  
立不惑子享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子享  
知之學善自開知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邵堯夫病草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享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  
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繞做得識道理却於傳化  
未見所得

上蔡謝氏曰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

甚可羞事到強為終覺有道非心得竟悠悠馬中龍虎忘看守棋  
上山河發講求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  
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  
段學須是天人合一始得又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  
一乾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  
於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  
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  
何故有病曰昔富彥國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曰公道從甚處起  
富曰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得震謂發  
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集覽富彥國字彥國河南人篤學  
有大度仁宗時奉茂材異等書河陽判官通判絳州慶曆中拜  
使契丹以成和議拜樞密使後與文彥博並相天下稱為富文卒

生... 卷... 頁...



贈太尉○問堯夫所學如何曰與聖門却不同問何故却不同曰  
蓋文忠○問堯夫所學如何曰與聖門却不同問何故却不同曰  
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却問何故却不著工  
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  
上達底事更不施功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  
脩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  
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神堯夫契不過一日問伊川曰  
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其更無許多  
事邵即默然

和靖尹氏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  
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替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綴履

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雍齋讀書無苦以下  
且則焚香獨坐脯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  
府以更法不餉餽寓宿乃爲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  
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  
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  
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  
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  
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  
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  
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  
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如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



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喟曰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  
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  
居其城廬於百源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  
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  
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和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  
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  
洛必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  
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  
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夫  
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

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  
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又察其所處  
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  
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  
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  
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  
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

集覽

按一統志大名縣各五代善所置今因之屬大名府王豫天悅由處未詳

歐陽氏集曰康節邵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  
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  
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抑衷於聖人



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几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統曾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道是自理會出來便好○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劉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其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

伊川不及孔子

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扶摛竊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問近日學者有厭拘儉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黃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的意思大煞把箇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使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



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康節詩儘好看楊道夫問舊張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問何以辯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道夫曰舊看此意似與性爲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爲限量問曰固是但只是摸空說無著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問康節詩嘗有在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此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用

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狀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身時玩侮。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行焉之意。或問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屠鱗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何曰只是不安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鳳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



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錄似皇極經世書○問先生須得邵

堯夫先知之術先生又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禍招損

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替先生像曰天挺

人豪蓋遇蓋世補註熊氏曰天所誕生豪傑之人英雄超邁之氣

豪千人曰英蓋掩覆也程子曰吾從補註駕風鞭霆歷覽無際補註

堯夫持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補註熊氏曰御風氣而上游叱雷霆而在下遍覽宇宙之間浩無邊方

之限○駕風鞭霆即列子寓言御風之意蓋以深贊康節放曠之

氣象也無際謂天地六合之外程子曰堯夫放曠即伯温曰伊川

嘗指食卓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其處先君為極論

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補註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補註熊氏

州嘆曰平主唯見周茂叔論至此補註陰生於始是為月窟言即子能探陰陽消長之理而始卦居先天

圖之上故曰手探一陽生於復是為天根言即子獨會陽消長陰消

之理而復卦居先天圖之下故曰足躡○閉中今古醉裏乾坤

先天有真方二圖始上復下乃圓圖也補註熊氏曰閉中自觀居今之變醉裏乾坤之大○行狀云

補註先生著經世書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

斷自唐虞迄于五代天道人事興衰治亂靡所不載此即所謂關

中今古也又無名公傳云性喜飲酒飲直微醺弄丸餘暇閑往關

來此即所謂醉裏乾坤也明道聲和先生首尾吟曰醉裏乾坤都

寓物閑來風月更輪誰贊詞本此○此篇贊詠康節胸襟豪逸之

態玩心高集覽林少穎按宋鑑林之奇字少穎候官人累官宗正

明之域集覽丞時朝廷欲學耆參用王安石三經之奇言三經

率為新法也晉人以王衍清談之罪深於桀紂王氏實負王衍之

責後以祠祿家居跡拙齋呂祖謙嘗師之所著有書經金簡卒祠

性理大全第三十九卷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卷

諸儒二

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間居其中其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  
 者直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呂和叔任道擔當其  
 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  
 也固是穎然資質温厚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妙立得箇意  
 思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穎悟○游酢楊時是學得靈  
 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  
 介甫之學大抵支離其嘗與楊時讀了數篇然後盡能推類以通  
 之○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



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  
絕力小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與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用力  
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  
之固若管夫者幾希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末易保也管夫之至吾  
無疑焉○李端伯相聚之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  
能已也集覽李端伯按宋鑑李顯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  
中為秘書閣校書郎卒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  
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彼至今從者  
顯與劉絢有焉○呂進伯可愛老面好學理會只是到底○邢明叔明辯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盡善也  
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哉○范淳夫色温  
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謝顯道為切  
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因論

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勇矣

○謝良佐記問甚博曰嘗却却語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  
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與范強之語聞而多疑者先入也與

呂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致誠也集覽范強之按宋鑑范育字強之  
汾州三水人舉進士為涇陽

令以養親渴歸從張載程顥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  
御史秉行神宗時上疏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不報出知河中

府哲宗時召為太常少卿未久卒紹興中贈資文閣學士尹焞曾張繹俊俊恐過之者終有

守也○楊應之在交游中其氣倍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

詔吾道者

呂氏大忠曰蘇李明德性純茂強學篤志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

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



定夫 師門 見稱 讀書 過目 成誦

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已任設庠  
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  
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伊川稱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  
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定夫筮仕之初  
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  
官者人服其明○定夫自幼不群讀書一過即輒成誦比壯益自  
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  
望之知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泣官遇僚吏有  
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  
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  
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其惜之

二氣 象相

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意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  
類有泚其憤怍如此○明道先生平和簡易惟劉緝朋幾似之上  
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伊川最愛定大觀  
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其  
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  
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  
學○周恭敬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勿議  
母堂○父登科後其友雖遠其馬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  
時亦做不得此事○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  
才有諸曰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來見留十餘日先生謂焯如見



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惇即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嘗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問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惇具以告先生曰其見得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華陽范氏曰呂與叔脩身好學行如古人○朱光庭初受學於安定

為李之本

先生告以為學之本在於忠信既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知為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

不忘嘗謂百世以後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

扶聖道集覽宋光庭按宋鑑光庭河南偃師人景平十歲能屬文

為諫官有言言路終集賢院學士七知潞州九庭從程顯學嘗學於胡爰爰告以為學之本在於忠信故終身行之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氏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

升堂觀興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

中立王及是也○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克養有道德器早成

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間居和樂色笑可

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

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子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

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

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

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遠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流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

年始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自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

廷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

也○侯師聖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

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行察



吾道南矣

陳氏淵曰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又曰謝顯道

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集覽

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因往從學宋監熙寧初程頤為御史時因

言新法夫職後起知扶溝與弟頤奉其父昉皆往及任滿歸維招

延之舉家寓穎昌故謝良佐游酢林大節楊時輩皆至而從學焉

○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

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文不變因歎曰學者

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集覽伊川自涪歸宋監程

書紹聖間削籍竄涪州願至涪寓居北巖注易所斬皆為名士徽宗即位黨禁解故歸河南也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待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

解悟博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成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

恐繹不及焯伊川以為幼伊川沒未幾思叔亦歿和靖被召嘗曰

謝楊三君長進

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

初氏寬曰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平初以文聞於鄉

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和茂集覽

張思叔按宋監張繹字思叔河南壽

安人少家貧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伊川自涪還遂往受業伊川極其穎悟卓犖又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焯也

呂氏稽中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曰噫尚可

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

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誦養不知汝以祿養

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集覽

議誅元祐貴人按宋監元祐貴人

謂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

王巖叟王存卿雍輝堯俞淵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

蘇軾劉奉世范純仁安壽陸佃曾任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

朱光庭孫文鮮于洗賈易鄒浩程頤秦人張宋冕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

是也

○大觀中新學曰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焯張繹

是也

五



性理大全卷之四  
為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知其正尹氏子也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廬室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既歸閒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泳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章氏憲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伯胡安國嘗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

聖人  
剛  
德為  
君子

潛績密可見他資皆好又能涵養其若口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問與叔論進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獻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其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知一程子却好○游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子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



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龜山天資高朴  
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謂這人皆是天資出人  
非假學力。龜山解文字著述無綱要詩文說道理之類統說得  
有思想便無收殺包揚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  
問龜山晚年出是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  
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  
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  
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冲師道相只說李伯紀  
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師見聽據當時事勢亦  
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龜山其召也以蔡京按宋  
時為秘書即初蔡京客張巖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  
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網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内外京

問其人當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主問  
龜山先生安在由是乃召為秘書即利師道按宋鑑師道字彞叔  
洛陽人世衡之孫負氣勇敢知兵有謀以蔭補三班奉職宣和初  
知渭州累遷洛州防禦使因夏人犯邊以直言忤王黼青為左衛  
將軍致仕金人入寇詔趣檄兵勤王欽宗立突圍入見乃上疏極  
陳講和之非帝不聽弟師中戰死憂憤而殞季伯紀按宋鑑李綱  
字伯紀邵武人少有大志政和初舉進士仕徽欽高三朝官至宰  
相益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用有  
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初不少貶嘗曰不知書事若之道不可則全  
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所著有易傳内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  
詩奏議諸集百餘卷。○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

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  
是及至又無可為者只是說得那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  
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  
眾鶻突又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  
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







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  
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濼去了那  
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  
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人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  
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或曰  
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此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然著  
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  
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  
不精明無活法。○和靖在聖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  
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有其  
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

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  
著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湏是窮得透徹方是。○和靖只是  
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  
於世則末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有得移  
了。○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  
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  
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  
詩尹云不知此人語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  
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真  
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睿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  
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



告君之法也

高宗按宋鑑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汴梁既陷高宗南渡都於錢塘以圖恢復用張劉韓岳為

將中興功業指日可期既而秦檜賣國力主和議誅殺功臣岳飛既死諸將皆罷自是偷安一隅末年禪位太子退居德壽宮在位

三十○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為也而後可

以有為此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為至和靖曰好善優

於天下為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

但此而止耳○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按所抄語

錄去呈想是他為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其在何必觀此書蓋謂

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

固云其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

所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

然則夫子所自作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

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朱公按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

也南軒云朱公按奏狀說伊川不著曰不知如何方是說著大意

只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

實話也○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

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又曰淳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甚

次第○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

於學問集覽李朴先之按宋鑑朴字先之興國縣人潛子紹聖初

勸停尋以陳唯薦徹言召對首言士大夫從王氏孝敗壞心術朴

性鯁直操履切實天下高其名靖康初累遷茶酒高宗召為秘書

監未至○問郭冲晦如何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

及如連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

生理大入四

卷

游揚諸公皆



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  
說有疎略處然皆通明不似連山輩立論可駭也集覽連山易  
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首艮商曰歸藏首坤周曰周易首乾其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問伊川門人如此其  
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多曰  
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  
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  
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直便較  
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  
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又曰呂與叔高  
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與叔  
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于良馬飽滿伉壯

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  
得易○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一家謝氏  
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  
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  
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比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  
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  
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  
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也是氣質上病○上蔡  
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裡底見解如洒掃應  
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  
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



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  
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少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  
亦大了如游揚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友正如解不亦樂乎便  
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  
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  
是一舛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感不巧然  
意思好○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  
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子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  
研磨亦少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  
語非特爲品藻入蓋有深意和靖與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  
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太不是將無說不盡

礙矣○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  
又問和靖專以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埋  
龜山說話頗淺被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曾見程澤記差錄  
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問和靖立朝  
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  
分外親切有此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  
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  
生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  
游定夫尤甚雖伊川時復亦有此意○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  
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知此曰只論語  
序便可見集覽

陳文蔚按宋濂文蔚上饒人號克齋朱熹門人講  
奇龜山著書立言得其師旨趣高風雅操爲鄉邦



所共景仰○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揚  
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曉  
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程門誰真得其傳  
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  
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韓退之云孔子之  
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  
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  
得此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而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已  
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  
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  
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

不周徧差子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  
差一字差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  
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  
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  
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  
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楊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  
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亦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為  
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其終卒歸於擇善  
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還孔子吾人當學乎路如龜山  
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



來圍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  
位太高爾○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為克己之學有一研平  
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况見克  
己之難也程荷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  
用却無健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  
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功少而涵養之功多問  
游楚中如何曰亞子○

覺軒蔡氏近思後錄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於朝未  
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劉質夫  
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李端伯胸中閑肆開發  
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

和誠似

折如意○曰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  
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和  
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  
章不作於無用○楊遵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  
與人辯論網振條析發微指極水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  
言若不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劉安節貌溫望之知  
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怒色恚辭  
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集覽按宋鑑安節  
於為學師事程伊川以文行推重  
於登元符進士第官至太常少卿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  
○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為義而耻以釣名居朝九所建明輒

生理之入世四十一卷



削其黨故人少知者集覽

馬中進上為西京法曹欲依程頤門之

學時學徒盡逐頤因辭伸曰使伸得聞道死亦無憾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擢監察御史汴京陷張邦昌僭立伸以書呈貞之邦昌氣沮乃迎孟太后垂簾高宗即位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胡廣誅邦昌等還奏黃潜善汪伯彥責監濮州酒稅卒

西山真氏讀書記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大學與程先生並舍

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誦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

大然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

以是聖人爲說書二年日夕勸導人去以脩身爲本脩身以正心

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

不能喻况天下乎其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

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竟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

以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

勤道  
人主  
以脩  
身為

其惡印夜且自黜檢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功夫點檢他人

耶○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意先生謂

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無他書

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劉質夫自髫鬣

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

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悌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

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劉安節天資近

道而敏於學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

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悌天

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間矣○尹和靖在正仁實不欺

閨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呂和叔爲人質



和叔以聖門事業為已任

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已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  
疑畏故識者力之季路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勉期可到自身及  
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游定夫嘗  
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  
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  
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  
命在○馬伸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  
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游間以趨利叛去時  
中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  
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乎先  
生聞而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

風雨必一造馬靖肅物為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  
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滿堂乃吾死所  
也故其臨事奮果顧身如此又嘗曰志極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  
則為富里具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道是不可行也

集覽

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按宋高宗建炎二年貶中

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置賢者共圖大事  
疏入留中明日改受備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具言  
臣論可采即乞施行其是合坐誅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  
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竟死道中聞者冤之

羅從彥

按宋徽宗從彥字仲素沙縣人徙家南平從孝場時  
於蕭山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充然自得朱喜  
謂其替思力行任重請極推仲素一人  
而已孝者稱為豫章先生卒謚文質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迺知舊學  
之差三印驚涕泣背曰幾枉過予○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

我証過予生



漢唐諸儒無近似者

龜山唱道東南

後方心質體勝。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  
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  
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  
讀聖賢之書粗者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  
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  
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  
楊道未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  
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無亦是養心之要  
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常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是  
緊要不可以不攻黃直卿曰此門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

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三者皆有入功於此善觀之  
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  
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李明以字為問  
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辯其羞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  
羅先生說終然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  
者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  
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天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  
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丟靜處求所以伊川  
謂只用敬不用靜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  
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入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  
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以底入與得也好知要與通天下與

性理大全卷一

龜山唱道

一



便不可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侍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州著遺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刻聖繼統若舜禹導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骨王安石作備創為功利之圖浸非裔美之悔是其畷敵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恡之比邪

周氏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既竟獨得其大者所謂道也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

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事詎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澤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遺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議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惠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畧可推矣

李侗

按宋鑑侗字愿中劍浦人從學羅從彥結茅山里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得沙縣人油嘗稱其如水壺秋月莹徹無帳未真師事焉世稱延平先生卒謚文靖所著有延平問答及語錄行世

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



天下大本在是

空濶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  
 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  
 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道受學州  
 郡士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  
 以驗天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  
 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  
 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  
 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  
 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  
 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益  
 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曰其

春問第

自然之中有成法

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及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  
 域○先生喜黃太史稱濂溪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  
 道者氣象常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  
 而義少進矣○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極純粹無復圭角  
 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  
 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其可不及其酬酢事變斷  
 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  
 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  
 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  
 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  
 所謂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



原第  
如水  
如秋

世學大全四卷

詩傳統論

一

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  
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意中如水壺秋月澄徹無瑕非吾曹所及  
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隸覽沙縣鄧迪天啓按一統志沙

府留迪字天啓未詳所出○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問

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九為學也不過是恁地

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昏面容背自然不可及○先生初

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先生少年豪勇後醉

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

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真是

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

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

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一聲不至則聲必厲

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湏

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

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

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

亦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瀟洒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

嘗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

山法門○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其當時為之

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湏窮其言也訥前頭如

何要得一進步處○先生不要人強行湏有見得處方行所謂洒

然處然猶有偏在洒落而行固好未到洒落處不成不行亦湏按

世學大全四卷

詩傳統論

一



本行之待其著察。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謂說敬字  
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  
子卑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  
辯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  
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先  
生有為只用蠱卦。但有决烈處。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  
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  
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煮向來亦是如此。○問先生所作李先  
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  
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禪印。得語太重。今以  
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

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  
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問延平先生何  
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  
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  
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此病。那體驗字是  
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任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  
是著意觀。任忘平常。不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論李先生之學  
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  
子非禮勿視。聽言動由。是如此。○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  
以為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  
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



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嘗  
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人若著  
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  
大段排遣不去只思苦人所遭事雖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地則  
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  
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  
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  
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  
熟耶○其舊見先生時說得無浪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  
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印  
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大曉得他說故今日不

其  
傳  
其  
宗

至無理會耳○祭先生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  
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緣章傳得其  
宗一筆一瓢凜然高風荷與先生果自得師身地兩忘惟道是資  
精義造約窮深極微東解水釋發於天機軋端坤倪鬼秘神彰風  
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  
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並  
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波濤立林  
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捭衣發  
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統駕云初講議  
有端疾病乘之醫賈窮枝婢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  
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肩計短長



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已歿孰云非大真也小生非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其源派閭閻憊歛衽推先水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淳至春室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以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源秋已分喜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九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決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舍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形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誓不忘者存此誠意

胡安國

按宋鑑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紹聖中進士靖康初除太常少卿起居舍人皆辭高宗時以張浚薦除

胡寅

字明仲安國長子少傑點難制安國置書數千卷閉之空閣年餘寅悉成誦遂登進士靖康初召為校書

即又從揚時學累遷起居郎後為秦會所惡謫新州著論語詳說及讀史管見數千萬言世稱致堂先生

胡宏

字仁仲安國季子幼事揚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中上書初以蔭補承務郎不調遂以疾辭所著有知言并皇王大紀學者稱為五峯先生

上蔡謝氏當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

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與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

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老言據經

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

胡康侯如松柏挺然獨秀



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大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斬裁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食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曰且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問文定大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之古人又淺○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却有病○致堂議論與發人物偉然向常侍之坐見其數不復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手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

致堂  
五峯

當時並無一册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廢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起而人已檢點我矣○五峰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議大端有心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矣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問知言論中誠位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字疑可改爲德字曰亦可但言其自自然然則謂之道言其實體則謂之德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呂與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休恭云知言勝田象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問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中字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

性理大全卷之六

致堂

五峯



他一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字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如誠如仁若便只混看則下稍都看不出○問誠者性之德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智皆性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較近傍○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為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黃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

矣豈可謂心無不仁○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却守其前說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知言固有好處然亦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辯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物欲誘引孰知其為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遂旋於此處挽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與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



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過其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此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考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又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總考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和甚失性善之意人夫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為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况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氏子

學論每每好高斐不在人下總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為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其以為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黃直卿言五峰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其常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辯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唯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問五峰言天命不圍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



人欲對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為  
成業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  
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  
來矣○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為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  
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峰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  
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  
○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他地底便  
是體故仁義禮智為體如五峰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  
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  
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又  
曰胡氏之病在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

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  
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  
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問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  
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其謂聖賢立言處處皆通必  
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  
說是以人欲為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曰天理人欲如何同體得  
如此却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其脈  
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為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  
此五者為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  
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出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不去看○  
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蓋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



以爲主則其或隨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峰只就其上成就  
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細及復也○明仲常畏五峰議論精確五  
峰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  
然如論語管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峰議論反以好高之  
過得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說得無著落五峰  
便疑五峰說周濂全不分曉若是焦地分疏子學刻地沉淪不能  
得出世○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  
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  
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揚謝遊而講於其說其  
自得之與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

文定  
於斯

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五峰  
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啻晝夜力行所知親  
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  
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  
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皆備可舉  
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知言一書乃其  
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善龜也○  
序五峰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  
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  
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  
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



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  
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  
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  
可以推而得焉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一卷

諸儒三

朱子

按宋鑑名高字元晦松之子天資粹美讀書務躬行  
實踐紹聖中舉進士王泉州同安海豐縣人章惇  
制侍講領鴻慶宮祠初從劉子翬居崇安後從延平李  
侗學平昔所著述諸經傳解四書集註及編通鑑綱目  
小學楚詞等書後世學者宗師之  
蓋曰文道討教國公從祀孔子廟庭

神明  
內腴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晬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

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自世  
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官於三及身  
弗越陋巷闔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肯身  
則三來輔孔門翱翔兩駿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史節  
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真意真聰恢開如



源之方駛望洋渺瀰光我縮氣古人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  
新則時子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  
愆動而思潛冥乎惴惴惟顏曾思思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思義五羣鮮有

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

其微處論辯其因此迫求有所資渠所論難處皆具操戈入室須

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其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

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肯就裏

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

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

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

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執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集覽**羅博文按宋鑑傳文沙縣人從學李心平得道學之傳尋以  
薦參議軍府政卒于嘉州官舍裏無餘財有書數千帙而已

同門朱熹狀其行操戈入室漢書鄭玄傳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者  
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有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嘆曰

康成入吾室操吾戈  
以伐我乎戈一作矛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熊氏曰

身優游於天理準則之地靜而此心存養於實理渾涵之天。從  
容者自然不迫之謂禮法之場家鄉邦國皆是也除地曰場王侯

頌亦有活淡無為之場之語沈潛者深沉潛泳之謂仁義之府性  
命道德皆是也府聚也康節觀物篇亦謂易書詩春秋為聖人之

四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補註**熊氏曰皆五口之意所欲  
為而五口之力心未及。

蓋者不敢決之辭將謂將欲也蓋將有意謙言將欲有意於是也  
力以力在物之謂與及也力莫能與雖亦謙辭然非真嘗用力者

莫能知所不及也任道**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聞然而  
之意於此亦可見矣

**日脩或庶幾乎斯語****補註**熊氏曰佩服先需當理之言奉承前人  
正己之道惟知必慙之中日不忘自脩



之實庶動遵禮法靜守仁義於斯言得之先生自少而日恪守父  
師之訓亦齋父也屏山師也既冠屏山祝詞曰木晦於根春容  
敷既長頌桃符曰佩高遵考訓晦木謹師傳故齊亦及之。先師  
孔子與魯曾思蓋也格言至言謂五經四書也前列周程張邵與父  
師也遺矩進修之方也問然不求人知之謂日修者無日而不修  
也嗟幾所辭斯語即上文從容禮法沉潛仁義之語此雖自謙之  
辭然深味之則真為孳孳惟日不足之意亦可見矣。愚謂從  
容禮法沉潛仁義乃真知實踐之極功非幾於不勉而中與夫不  
厭不倦者不能及也佩章晦菴之訓朱子書為觀省之要若夫進  
修之功則豈止於是焉善乎果齊李氏有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  
所以臻斯國者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  
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二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自孟子沒  
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  
後會濂洛之正傳紹興之正緒起斯文於將墜齊來衣冠於無窮  
雖與天壤俱歟可也嗚呼盛哉按四書註稱屏山曰聘君延平曰  
師此云先師其為孔孟無疑矣。此篇自述其行已養心之道。  
此篇書任道日  
修之功以自警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亦齋得中原文獻之傳  
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言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

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不好之章來病且亟屬白籍溪胡原  
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  
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憾焉先生既孤則奉以  
告三君子而曰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  
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起平  
於膏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  
拜之曰汝善好義誰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  
體認切至自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  
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  
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  
放肆無以致義理之一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儆又



筆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  
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  
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  
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究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  
於身也不暗不聞之前所以戒謹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  
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  
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  
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  
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  
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情性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  
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

道之  
正統  
在是

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  
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  
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  
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遺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  
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  
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  
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  
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裡初  
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於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  
擇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慙然有不



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  
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訥而恭其坐端而直  
其間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盡  
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  
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潔徐行中夜而寢既  
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踊曰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  
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  
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恩義之篤恰恰如也其祭祀也事無巨  
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  
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縗至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  
有無常盡其權於親故黜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

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賻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  
食取充腹君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  
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察  
見雖筵而行道不能施之一特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  
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  
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  
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  
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及其末失深得  
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  
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國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賸索隱發其  
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及復或達



且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悉極至細莫  
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  
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  
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  
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  
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攷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  
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自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  
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  
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蒐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  
於世天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則條畫而後天地  
本原聖賢蘊奧必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

見有疎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  
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  
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與之友至或識見小異亦必講磨辯  
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  
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  
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  
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  
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一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  
溺於卑陋其害豈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  
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  
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



性理大全卷一  
論  
之論子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  
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  
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  
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毋  
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  
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  
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慙務學篤則喜見於言  
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  
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  
振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  
竊問其起居窮鄉僻壤出處必其書為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

後進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眾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  
繼往聖將微之緒管前賢未發之幾辯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  
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理律  
曆兵機亦必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  
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  
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  
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  
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子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闢  
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  
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  
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

天生  
哲人  
以大  
斯道  
之傳



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燬燻殘闕離析空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始百年踏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不十年間歷在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集覽

白水劉致中按宋鑑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孝日

編數千言以即本誦太李特禁伊洛李勉之謂汝日無節事誰定揚時歸結草堂讀時力耕自給紹興間召至與秦論不合卒謝病歸李者稱白水先生朱松卒屬以後事且公之子喜受李勉之誨真知子因妻以女歸自同安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及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二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入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



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覆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求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若假借以相混惑亂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慮如不忍去以待其挾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子無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際而莫知爲之者

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群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折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天度種蘊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



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舊集近思錄使學者  
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  
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  
也推卦畫之本體辯王聖之旨歸專主茲占而實該萬變以還索  
淨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畫削小序以  
破彼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文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  
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  
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  
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  
藏者及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  
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

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鑿  
謂周官編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  
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  
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日記其詳綱放春秋  
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  
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軌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  
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  
異以傳于世而在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為發明其旨樂律久亡  
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  
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折世學之繆辯異教之非擣其果必破其隱  
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獲阱之塗摧陷肅



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髮髯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  
博文約禮授學者，顏魯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大傳  
士各以意為學，其奮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  
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  
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  
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著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  
記國朝典章以及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  
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雜，參伍辯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  
毫不得遺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  
其間而耳接目睹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透，柯葉散殊亦皆  
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  
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音，  
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博著，淵源故其出之者，自若是  
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辯疑，隨問隨析，固其極其精要，暇而辯難古  
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宜覺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  
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  
焉，亦當攷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  
而與枯槁，弊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  
樂教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躡跡經  
傳，遽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  
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  
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慙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



禮兩極其至者先物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  
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參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  
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  
所爲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  
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  
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  
孟子沒于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  
生出而后合濂溪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  
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變亂禮樂  
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  
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

已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  
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昧其旨道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  
生於是考訂訛繆探源深微總裁大典勤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  
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爲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  
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  
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意日月不輝  
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只子集之餘雖  
記錄雜說輿輒成誦微醜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先  
生每愛誦在石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  
而已集覽 屈原在楚懷王爲三閭大夫掌王族三姓入  
則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



聯修王甚珍之同列斬尚輩於善其能共諮而陳之乃作難隱異  
 君覺悟襄王立復用譚譚原於有南原於是作漁父諸篇以見志  
 遂自沉汨羅江而死孔明出師表按三國志諸葛亮字孔明本琅  
 邪人漢末避亂寓居南陽之西岡躬耕龍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  
 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以為信然建安中先主  
 屯新野庶曰者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宜顧見之乎先主即往駕  
 顧之凡三往乃見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計將安出亮曰將軍既  
 帝室之胄若跨有荆益結好孫權伯業可成漢室可復夫先主曰  
 善乃起為軍師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曰孤有孔明猶魚  
 之有水也羽飛乃止既而先主即位拜為丞相封武安侯帝崩受  
 遺詔輔政建興初出師伐魏臨發上表極其中忠盡先儒謂其興漢  
 之志光明正大而出處之義同於伊尹三代以下一人而已淵明  
淵明夜冒書陶潛字淵明似曾孫九江人少好高尚博學義  
 屬文宅邊有五柳自號五柳先生後起為州祭酒尋自解歸再起  
 知彭澤縣會即遣督郵至縣使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  
 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即解印去賦歸去來詞以見意及宋受  
 禪惟賦詩飲酒以終  
 其年有詩集行于世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魏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最正溫潤清巧的  
 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群哲會自聖粹乎冰泗伊洛之緒允曩時有

聖盟  
 斷世

發端而未竟者今來該且備允曩時有疑辯而未瑩者今益信  
 白宏綱大義如持諸掌掃千百年之緣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  
 則辭約而理盡言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吝潔工夫縝密  
 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詞氣間故孔子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  
 所謂聖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萬世  
 之標  
 定準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  
 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脩互發然後道章而化  
 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臯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均散宜  
 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  
 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訛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  
 如一日也自此問接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

性理大全卷一 孟子傳 十一



材移於孔子則又有井閱顏曾群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夫  
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  
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熈辯似而後孔子之道歷萬世而  
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  
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  
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唱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  
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啻  
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  
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  
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瀆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  
如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揚尹張侯胡諸儒切砥究之

聖門  
樞要

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真而休者  
衆也宋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交高厲空自愛學志乎李先生  
過然如將弗勝於是欽華就實反博歸約定其要久而思渾資深  
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群獻之精蘊百家之具指毫分縷析如  
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開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  
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  
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迄屈韓之文周  
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  
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  
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  
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喧室漏之無愧蓋

帝王  
經世  
之規  
聖賢  
新民  
之學



朱子不在孟子下

一見其大器聖門有人

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荷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與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與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張栻

按宋鑑栻字敬夫臨川人俊之子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明道甚早與朱子為友其言皆稱其卓然所見所著論孟太極說諸書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卒諡曰宣厚初從祀孔子廟庭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君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

益自奮勵嘗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晝夜觀省以自勸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其心之所造愈濳遠而友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昏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也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之也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造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真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義長蓋亦莫得而掩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



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所  
著書惟論語說其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為成書其他  
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  
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  
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  
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見人欲之  
私而非天理之所在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  
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  
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  
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  
然其志義倍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集覽

蓋靖康末欽宗年號是時金人長驅入寇擄二帝北去故曰靖康之變也

○其言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為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術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贅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夫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獻公唱明大義以幽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

主理人 卷一 論語 卷一



一載

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意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  
 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  
 先生之門人也有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  
 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  
 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辯蓋有出於前哲之所  
 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  
 於曾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  
 之入侍經帷出臨審辨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  
 而敬夫不幸死矣漢覽  
魏國張忠獻公按宋監張浚字德遠漢州  
 縣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皋之後咸之子  
 登進士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嘗平前列之亂攘卻  
 就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始終不主和議為秦檜所惡所著  
 有五經解及雜說文集奏議  
 孝宗封魏國公卒謚忠獻

○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學問愈高所  
 見卓然議論出人意外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資明敏  
 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南軒地處  
 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問先生舊與南軒  
 反復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  
 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常守師之說向  
 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辯此○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絕一說  
 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  
 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其則性純讀書極是辛苦故尋  
 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



性理大全卷之四十一  
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其病多  
是如此。○學者於禮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敬夫為人  
明快每與學者說語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此  
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其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  
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敬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呂伯  
恭學耐事却有病。○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略南軒踈略從高處去  
伯恭踈略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  
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為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其說  
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止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  
也。○贊先生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弥六合謹義利之判至  
於可以析秋毫拳上乎其致王之功汲上乎其幹父之勞化上乎

性理大全卷之四十一  
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  
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  
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下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沂水  
之樂  
湖海  
一世  
之豪

六月分止此

性理大全第四十一卷終

六月分止此 壹佰六十三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二卷

諸儒四

呂祖謙

按宋鑑祖謙字伯恭夷簡六世孫金華人早擢高第歷官著作即直秘閣倡道於婺為一代宗師號東萊先生著書立言並行于世卒謚曰成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其嘗謂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東萊聰明看文字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洽。一本據洽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履看眼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伯恭教人看文字也。



庵有以論謬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  
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身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  
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非理如何不理會得○東萊文鑑編得  
泛然亦見得淺○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為全是今  
仁宗卿作序者是舊所編後修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集覽  
宋鑑立憲字宗卿江陰人隆興初奉進士除國子博士宰相唐亮  
文奉以自代憲入對首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卒官  
既拔實才責以因治光宗時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宗  
以吳氏世掌軍為虞奏遣他將代之遂革世將之患官終同知樞  
密院事卒贈太師諡忠定○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有感疾了一日  
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  
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  
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

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問伯恭少儀外傳多  
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其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上落上處  
這狀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耻之說自害  
義緣多資皆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  
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集覽  
張巡按唐鑑巡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初開元末擢  
進士第為清河令有治績後調真源令祿山反巡起兵討賊與許  
遠同守睢陽大小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贈揚州大都督郡  
人廟祀焉許遠按唐鑑遠新城人祖敬宗為文學館李士遠寬厚  
長者安祿山反與張巡同守睢陽城陷  
不屈死宣宗時圖像於凌烟閣上而已○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  
為非漢儒所及其嘗痛與之辯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  
略而輕信此二句鼎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  
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



竊脂之不穀此語甚好其蓋問伯恭此豈馬氏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不循馬氏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氏卷次蓋嘗從書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也迂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

聖賢以六經

一心通古之

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曰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聖賢以六經非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集覽  
騶虞不穀詩騶虞篇于嗟乎騶虞長於身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日行千里君有至信之德乃見也  
竊脂不穀詩小雅篇交交桑扈母集于穀朱子云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蒲食肉不食粟  
○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躡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皇朝通志卷之...



大愚有成之風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  
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  
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  
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集覽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按謂韓侂胄也天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海通鑑宋寧宗慶元元年二月罷右丞相韓汝愚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初祖儉上疏訴愚之忠不當罷斥語侵韓侂胄有旨祖儉明此罔上送韶州安置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推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于貶所

陸九淵

按宋鑑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生三四歲問其父所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乾道中進上官至知荆門軍居象山教授生徒數十百人有詩文語錄傳世卒諡曰文安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

克處又却不肯說破其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靜不喜人說由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欲學而意論性不知所學何事○其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其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其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樣人在這裏○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



吾儒  
萬理  
皆備

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鵲突說過又曰陸子靜說  
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  
必皆能不動○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  
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  
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  
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  
包敏道至說成龍義而取却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淳  
曰他說源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  
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曾鈍一時見未到得別  
人說出來友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  
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重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

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  
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  
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得自我心而出  
方謂之內所以指又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行如此  
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書只是我底是其  
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  
理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  
粗皆一以貫之此正同歸殊途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  
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之學看他千  
舛萬舛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羗惡底氣都做心之妙  
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



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是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一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何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處底意畏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此上去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看氣稟之性○或說象山說克已復禮不但只是說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惠三王孔子之好

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豈與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尤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論禪常是兩頭嘴中問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人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洎用學大抵子思說



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直也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人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也又言涵養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阿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爲害夫子。○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乎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涵養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也涵養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

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麼話又平時告弟子也涵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管卑下便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此子回互隱伏說話。○因說子靜云這箇口爭此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了一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才高了便不肯下才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口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其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弱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



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  
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董思而不學則殆正  
謂無底。董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  
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絕到退時便如  
墜千仞之淵。問子靜君子喻於義。曰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  
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  
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

多。隳覽。按一統志。鉛山縣名。南唐所置。今因之。屬贛信府。

### 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  
李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

有直  
於直  
不輕  
者

古之設。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李通有精詣之識。卓  
絕之志。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  
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性。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  
卿者。不輕。○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  
衆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論顏子卓爾之說。  
其善論大本達道。意其備君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陳才  
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為可喜。  
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徐子融。  
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  
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方叔看的道理。儘自穩  
實。○廖德明。學有根據。為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苦



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所樂聞而願爲者。方賓王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鄭子上說易中庸甚字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此舊益精密矣。晏亞夫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則見得本末明德之體用動靜如一矣。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其希與傳微辭。遂旨先令。

凡

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沉汝且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仲默有勝衣。趣拜入則服膺教。出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爲環胝。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又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

聖莊劉氏曰。季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辯其非。九古書奇辭。與吾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易書。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



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有源而流聞者莫不興  
起嘗言支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  
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  
晚年揆引後學亦無隱焉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  
理大原固已心通息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九  
古書盤錯肯學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  
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  
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仲默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  
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  
之情及求諸躬禹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示欺也○仲默父師之

託道適焉常若有負善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  
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一帝王主群聖賢用心洪範洛  
誥秦誓諸經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大地之  
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  
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  
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  
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  
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  
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善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  
然之數茫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  
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



不記  
父師  
之記

足以語此仲默於一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董氏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  
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三世  
轍

黃氏瑞節由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  
不于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直德秀

按宋鑑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慶元中第進上累官至參知政事世亦

西山  
方扶  
大義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  
之踊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注  
洋洋乎翰墨沉潛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

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  
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一也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  
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  
蓋皆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說而不知後有

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之覆於其  
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為學之名以銅鑿類几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  
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當茲既開

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閣門事慶元初准定策功授保寧節度使由是得秉國政實遂大  
臣禁不用偽學朝野咨然既而平章事因重事加封平原郡王嘉泰



初定議於金喪師  
夫利史亦遠誅之

魏華父

按宋鑑華父字了翁印州蒲江人本高姓出繼魏氏因姓魏慶元進士累官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同簽書樞密院事卒  
謚文靖累贈秦國公

邵菴虞氏曰孔子顏子殷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者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孟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書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為全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

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倦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為講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為之名也又曰魏氏之為學即物以名義及身以求仁審大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奉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勃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以博聞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



世之弊好為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攻諸彼者曾弗  
及於詳博於是傳註之所存者其舛謬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辯  
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  
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  
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  
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  
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  
以有微曰微曰之語者也集覽白鶴山下按一統志白鶴山在嘉  
州中縣西八里舊名四明又名  
群羊漢胡安聚徒教授山下后東白鶴山去因名宋儒魏了翁  
嘗築室其下曰白鶴書院聚書授生徒由是蜀人知義理之學

許衡字平仲鄆魯齋

牧菴姚氏曰先生之學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致其知及躬以

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渾于秦樞初其門所  
在林文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曹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  
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而命者莫不  
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之雖吏為師乃筆淫篋之流父以之訓  
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為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  
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馬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先  
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  
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  
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  
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學之基不然





原件短缺



則當求他師衆皆唯遂取向來簡快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  
入先生亦曰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盛暑不廢

**也**

也 **集覽** 蘇門按元鑑樞平州柳城人有王佐才世祖召至

任焉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辛蓋文獻按一統志蘇門山名在衛

輝府輝縣西北七里一名北門山晉孫登隱此時蘇門先生所籍

往見之與商畧終古嘿然不應籍退至半山聞山巔有聲若鶯鳳

乃登幄也爾復仁甫按元鑑樞字仁甫德安人皇子闕出征江南

得得之會號樞奉命搜訪人才見履與語大悅與之比上揚惟中

請建太極書院遂延復為師復乃錄其所記程朱之書以教學者

由是河朔始知道學後竟不受官學者稱曰江漢先生孟浪莊子

外希聖君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注孟

浪猶言輕率也 ○先生自得伊洛之學永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

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車然有守其恭儉正真

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與若探湯誠心自然入皆信之建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蕪洛之

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 按元鑑澄字勿清宗仁人自幼知用力聖賢之學子者

述有易春秋禮記尚書贊言校正皇極經世書大小

戴記老子莊子仕至翰林學士學者稱草廬先生

卒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公國朝詔從祀孔子廟庭

邵菴震氏曰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為得其傳  
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郡子馬邵子  
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  
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  
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必平高明純動受得朱子而屬之百  
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  
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



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  
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於運垂息有其勢  
亂特異常人得斷簡於無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喜遇自任以天  
下斯文之重蓋不可御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  
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  
其孰能過之○許文正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寔失其舊堯  
生繼至深憫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  
新之於是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  
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  
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  
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

雖不列在弟子負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論與人書曰天生  
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行。過人度越一世而  
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  
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  
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也哉孟子歿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  
浮於老佛之具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  
迭出非。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子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  
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揭氏後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未  
獲任君之政而著書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才一藝所得並哉其  
學之源則見于易書春秋禮記諸纂且學之序則見於學基學



統諸書而深造極詣尤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及文章皆行于世

公隱居時有草率數問程文憲公過而署之曰草廬集覽程文憲

鑑程鉅夫南城人元初見知於世祖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有章疏言民間利病及精搜訪賢才世祖皆嘉納之卒謚文憲追封楚

國公有雪樓文集 ○元文敏公明善少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與吳

先生言如探淵海





